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五十四回 雞奸庠士太守逃官

卻說世蕃又以香限已過，不肯收閱，乃道：「兄才過於修整，只患不工，故以遲鈍，今已連做兩首，足見真才矣。但先已有令，兄飲六觥就算完了酒令罷。」湘東是個好勝之人，便欣然而飲。飲畢，將詩呈於世蕃觀看。世蕃看畢，大加稱贊道：「今藝比前藝更佳，妍麗非常，果是大才，無關遲鈍也。」復以巨觥相敬，湘東不得已，勉飲一觥。此時酒氣上湧，不覺嘔吐狼藉，醉臥於幾上，人事不知。

世蕃見他沉醉得很，乃令人去其外面污衣，扶到牀上，卸其衣褲，乘其堅而入。湘東醉痛正醒，開目朦朧，彷彿乃是世蕃。然此際頭重身輕，欲動不能，掙扎幾回，旋復沉沉睡去。

世蕃恣意取樂一番，元精已泄，又復抱持而宿。直至夜深，湘東酒才稍醒，自覺身被箍持，急掙扎起來，猶見殘燈在幾。走下牀門，自覺肛門腫痛，舉步維艱，不覺勃然大怒。回視牀中，正見世蕃呼呼鼻息，此刻不能按捺，無名火起，只見幾上有大石硯一個，急取手內，擲向牀中。世蕃假作睡狀，觀其所以。

今見湘東怒擲石硯，急起躲閃。那硯塊擲去，幸而未中世蕃身上。那一大塊石硯，把牀槓打得粉碎。世蕃不覺大怒，走下牀來，將湘東抱住，大叫家丁：「快來！快來！」連說「有賊」。

那些家人正在夢中，聽得是家主房中喊賊，一統來到房中，只見是湘東與世蕃相持。世蕃見家人來了，急喚道：「快來捉那賊子！」眾家人走將上前，把湘東拿下。世蕃道：「這賊貪夜入內行刺，代我權且看守，到了天明，自有處法。」眾家人將湘東擁下，胡湘東亦不言語。

次日天明，世蕃寫了一道文書到學裡，先行斥革湘東功名，隨令發去府獄監禁。這裡教官，將公文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吏部侍郎巡按嚴為逆生謀殺事：照得該學生員胡湘東，乃一介寒儒，本院愛其清才延至幕府，厚其束脩，一則冀養其才，二則俾以箋啟之任。本院愛才，不謂不深，栽培不謂不厚。今該生潛入行轅，暗藏利刃，入帳行刺。幸本院知覺得早，不然命已斷送於該生之刃下矣。立即呼起家人拿獲，搜得利刃行刺之具，現在贓證顯然。除將該生即發府監禁押聽候提訊審理，合移知學道並檄悉該學照遵，立即將該生詳革，以憑本都院提訊究辦。該學毋庸拘延乾咎，速速須至檄者。

教官看罷，不覺吃了一驚。過了半晌，自思：「胡生沉潛蘊藉，豈有此事？況且嚴公與胡生素無仇隙，而生何故行此悖逆之事？其中必有緣故。然一概已下，不得不詳。」遂將湘東所犯事跡，上詳學道。

這學道姓朱，名柴，字佩蘭。原是探花出身，由禮部郎中得授此職，為人耿介不阿。令見該學申詳，大為詫異，細想：「天下刺客盡多，但未曾見有秀才持刀殺人者。況詳稱該生現與嚴公為賓主，而該生無故欲行刺於行轅之中，此事難憑一面之詞。今已將該生發府監禁，必飭該府訊詳。況嚴氏權勢正炎，地方官不無仰承其意。胡生怎免冤屈之禍？我為學道，但此學中艱難之日，可不一拯手耶？」遂吩咐書吏立備移文一道，前往嚴公行轅投遞，移提胡生到轅問訊。書吏領了言語，即時寫好呈上。那朱柴連忙押了簽，由驛飛馳前往，自不必說。

又說那胡湘東當日下了監禁，也不言語，任由他拘押，再不則聲。那知府受了世蕃囑托，立時提出湘東審訊，要他承認行刺。湘東笑道：「秀才行刺，此是新聞。公祖大人照樣法辦就是了！」知府道：「你這話又奇了！那嚴公以你為一介飽學秀才，故此不惜千金聘你。你卻不知報德，而反以為仇，身懷利刃，私人臥內，非行刺而何？到底你同嚴公有甚仇恨之處，只管對著本府直供，或可原有，亦未可定。如若不直說來，今日本府又奉嚴公面諭，豈可草率了事不成？若再三推諉，三木之刑將及你矣。」

湘東笑道：「若論世蕃以千金之聘，則為過厚。況以書契之席，何須千金？老公祖亦可想見矣。至於無故受人厚聘，正愧無功享其祿。賓主相歡，並無一言不合，出入俱隨，其賓主之情可謂深矣，又何得謂之仇隙耶？實而以行刺之罪誣人，惟公祖大人察之。欲直說來，則有玷斯文體面，若不承認，則無以解脫。所謂『啞子食黃連，自家有苦自家知』者也。」知府聽了，疑其言語有因，乃緩其刑，仍復收監再訊。

過了幾時，那學道移文已至世蕃行轅。世蕃展開一看，只見寫道：湖廣學道朱為移提事：案據辰州府學申詳，稱該學生員胡湘東蒙聘請為幕，以主書箋西席，關書、贊儀皆經該學手送。該學應聘馳赴行轅，蒙格外之施，按臨各郡，出入俱隨。突於本年月日，奉檄內聞，該生於某月日夜懷利刃，私人行轅幕帳，意將行刺。想該生讀書明理，受恩必報，其人何意行刺行轅，被喊眾當場拿獲，發府監候審訊。

檄飭詳革該生，奉此，合即遵照。據詳前來，查該生身隸既微，蒙恩隆聘，侍於按院，以為望外之幸。茲敢突懷悖逆行刺大僚，殊堪詫異。理合移提來省，本道親訊，以正刑章，而戒合學之將來。希照移提事，乞將該生移解來省，以便按擬，實為公便。須至移者。右移欽差巡部按院嚴。

嘉靖年月日移世蕃看了，忖思：「學道忽然移文前來移提，若不發往，即屬不實，倘若發去，只恐前事一旦敗露，醜態不堪，反為不美。」躊躇不決，乃吩咐家人前去請知府來。家人領命，去不多時，把知府請至行轅。

參見畢，世蕃道：「前者發來該犯，至今已久，還不見動靜，是什麼緣故？」知府道：「據訊該生不認不諱，事涉嫌疑，故此復行監禁，再行復訊。」世蕃道：「該生刁狡，彼既犯法，便欲含血噴人，扯人入水。貴府即不能定獄，也罷，本部院卻有個善法，你當依法行之。」隨即袖中取出一個小東，遞交知府道：「歸請看閱，依法而行，幸勿有誤。日後定然厚報。」知府唯唯而退。

回到府中，將小東拆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縱虎容易捉虎難，幸勿輕輕使歸山。

須當聊效東窗事，何必區區方寸間？

知府看了尋思道：「這幾句話，分明要我效那秦檜害岳飛之事，想此生必有冤抑。我今若遽殺之，何以對天地、鬼神與孔子？寧可棄官不做，豈可以害人性命！」便有釋放該生之意。

伺至深夜，令人於獄中提出該生，來到內堂，細訊原委。

湘東只是不言。知府道：「今君生死在即，只爭一言。若不早說，自悔無及。我以你讀書人，未必有此悖逆之事，不忍加害。

足下不言，死立至矣！」湘東道：「事實有因，言難啟口，乞賜紙筆一用。」知府即令家人，去其刑具，給其文房四寶。湘東原有不欲下筆之意，知府道：「生死關頭，在此一刻了！」胡生不得已，把筆寫了幾句道：

丈夫貧豈受人欺，儒士何勞厚聘錢？

堪恨將人為媵妾，餘桃焉肯啖他先。

秀才不作龍陽寵，國士哪堪入帳緣！

酒醉被污誰忍得，端州石硯把牀穿。

使君若問何原故，只看其中字與言。

寫畢呈上知府。知府笑將起來道：「彼亦太無廉恥，豈可把秀才作龍陽者乎？」湘東不覺紅漲滿臉。

知府忽然大怒道：「國賊辱及斯文，這還了得！」遂將世蕃之東與胡生觀。看畢，泣告道：「願公祖大人早刻行事罷，免得有累公祖。」知府道：「非也，若是本府肯從所使，亦不肯將東與你看了。為今之計，定當釋你。你可星夜奔往京師，去那海瑞大人處，告他一狀，以申其冤可也。」湘東道：「雖蒙公祖大人恩釋，但生員此去，豈不累及公祖大人麼？」知府道：「我亦不欲久在

此為官。況我又無家眷在此，不過數名家人相隨。

今夜就與足下棄官而逃如何？」湘東道：「公祖十載寒窗，才博得黃堂四秩，前程遠大，正未可量，何必區區為此一人而棄官耶？」知府道：「不必多言，且隨我去。」叱令家人將湘東刑具盡行釋放。急急收拾行李細軟物件，將印信掛於樑上。（原夾注：封金掛印，千古美談。今知府有關公之遺風耶！獨惜其不傳姓名耳！抑作書者不欲傳耶？不然，好德而不好名，此為真德，亦可不必專傳其名氏也！）

當下收拾畢，知府帶了家人同湘東，從衙門內後門奔逃而去。比及天明，衙役起來過堂時候，還不見裡面有動靜之處。

進內一看，方知知府合家逃走去了。衙役書吏立即飛報上司。

正是：有道則治世，此官亦足嘉。畢竟後來知府、湘東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